

錢君匋藏印譜

· 吳昌碩 ·

錢君匋藏印譜

· 吳昌碩 ·

安徽美術出版社

錢君匋藏印譜

· 吳昌碩 ·

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

安徽省新華書店發行

安徽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

1/24

印張：6

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十八圓

責任編輯·宋子龍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

ISBN7 - 5398 - 0684 - 2/J · 684

出版說明

自先秦至清末，印學有兩個高峰時期：一個是戰國秦漢時期，一個是明清時期。前一時期印章大抵沒有留下作者姓名，後一時期湧現了一批篆刻名家，其中又以趙之謙（別號無悶，一八二九—一八八四）、黃士陵（別號倦叟，一八四九—一九〇八）、吳昌碩（別號苦鐵，一八四四—一九二七）三家成就最著。可以這樣說：中國古代印學發展史是由趙、黃、吳三家演壓軸戲的。

錢君匋先生為我國現當代篆刻大師。先生一生服膺趙、黃、吳三家。他不僅以『無（悶）倦（叟）苦（鐵）』名齋，而且多方收集三家篆刻作品。至六十年代初，共收得趙之謙刻印一〇一鈕，黃士陵刻印一五九鈕，吳昌碩刻印一一一鈕，並拓編了三部印譜。經過十年動亂，印章略有遺失，而印譜則保存完好。先生晚年將這部份印章全部捐給了浙江桐廬君匋藝術院，而把印譜經柯文輝、

許振軒兩同志之手，交我社正式出版，這是對我社的信任與鼓勵。正值印譜即將付印之際，傳來先生于八月二日上午逝世的噩耗，我們不勝驚悼！我們決心高速度、高質量地出好這套印譜，作為我們獻給先生的一瓣心香和對先生的永久紀念！

如上所述，這套印譜是六十年代初拓編的，因而留有那個年代的痕迹。為保存其本來面目，我們未予改動。

安徽美術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八月

豫章藏印

乙集

志



序言

在我收集趙之謙所刻的印的同時，也收集了吳昌碩所刻的印。時間過得真快，一眨眼不覺十年了，現在把這些印檢出來一看，已經有一百一十鈕之多。因此，我在把趙之謙的印編拓為《豫堂藏印甲集》之後，又把吳昌碩的這些印編拓起來，作為《豫堂藏印乙集》。《乙集》的體例，一如《甲集》，仍舊按年編次。這樣做，還是為了便於讀者明瞭吳昌碩刻印的歷程，對於探索他的作品演變，是有好處的。

吳昌碩是清代最後的一位大藝術家。他對於詩書畫印無不卓絕。他善於創造性地把詩書畫印冶於一爐，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古拙渾厚，蒼勁鬱勃的特點。這種特點表現在他的繪畫上，由於他把石鼓文與秦漢璽印的筆法運用到繪畫的筆墨中，因而無往不復，無垂不縮，具有濃厚的金石氣息，就發展了潑墨花卉蔬果的法門，創為一派，其影響我國畫壇的深遠，至今將及一個世紀。在他的書法上，繼鄧石如以隸法作篆，一變唐以來規步矩行，刻板呆滯的篆法，又以三代吉金樂石的線條與結體，運諸毫端，貌拙氣盛地書寫

石鼓文，發展了篆法，開為一派，其影響不亞於他的繪畫之於我國畫壇。他的詩初學王維，繼則博覽諸家，受韓愈、黃庭堅等的影響較深，以散文入詩，喜用僻典，清靈放逸，與他的書畫風格完全一致。集中《石門沈雲》一鈕，其邊跋中所附一絕：『點點梅花媚古春，熒熒燈火照青貧。岳廬風雪寒如此，著個吟詩岳道人。』可以概見其造詣了。

這種特點表現在他的篆刻上，亦復如是。吳昌碩的篆刻，有如他的繪畫與書法，在丁敬、鄧石如、趙之謙之後，另創一派。篆刻到了清代，丁敬創浙派，鄧石如創皖派，一掃過去板滯拘謹，毫無生氣的面貌。丁敬的浙派，承襲了漢印的衣鉢，形成淳樸古拙的風格，黃易、陳鴻壽等發揚光大，蔚為大觀，至趙之琛已成公式，生氣寂然。鄧石如的皖派，吸收了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禪國山碑》等的體勢與筆意，形成雄渾圓勁的風格，至吳熙載，用刀如筆，已登峯造極，再至徐三庚，以讓頭舒腳為能事，習氣已深，遂成強弩之末。晚清時代的趙之謙，先以浙派入手，後又步入皖派，能不為成法所囿，前無古人地運用了碑額、錢幣、鏡銘、詔版等字體入印。同時在刀石之間，倡有筆墨，形成遒麗端靜的風格，使篆刻藝術在丁鄧之後，更發展一步而自成一派，黃士陵是其後繼。吳昌碩出現在這些大家之後，因此能悉攬衆長，形成渾樸高古的獨特風格。吳昌碩的刻印先學浙皖諸家，繼

追秦漢璽印，以及封泥瓦甓，他對石鼓文的造詣極深，所以文字的結體用筆，能夠冥會前人的法度，而不襲陳規，變化萬端；又因鈍刀切石，更顯出淳樸古拙之趣。他的《刻印長古》一詩，有『今人但侈摹古昔，古昔以上誰所宗？詩文書畫有真意，貴能深造求其通』等語，有了這種創新的理解，難怪他的作品能氣韻磅礴，生趣橫出，為古來印家所不逮。其流風所被，還開了後來的陳衡恪、齊璜等派系。

至於他刻印的歷程，我們在他的早年作品中，可以看出他從浙派入手的痕迹，《井公》、《子寬》、《落拓道人》等鈕為最顯著的例子。稍後，受徐三庚的影響，如《武陵人》、《子寬又號傑之》等鈕，猶存讓頭舒腳之風。中年以後，吳熙載對他的影響極深，在印跋中他時有提及，如一百頁《學稼軒》一鈕，跋中說：『苦鐵擬讓翁法』，即為一例。同時在作品中往往也會流露吳熙載用刀如筆的遺緒，如中年的《吳承淦印》、《清人高子》等鈕。趙之謙在分朱布白的處理上有獨到的絕藝，他對此亦深得三昧，在作品中不乏其例，《我愛寧靜》、《恕堂》等鈕，尤為突出。到了晚年，對秦漢璽印更閱熟胸中，所作既有筆墨，又具秦漢神髓，如《鮮鮮霜中菊》、《能事不受相促迫》等鈕，是其代表。到了這個時代，他的刻印完全不拘成法，脫盡窠臼，用刀有雷霆萬鈞，不可阻抑之勢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成

為詩書畫印，無不專擅的大藝術家。

從吳昌碩刻印的歷程看來，可以深刻地體會到，一藝之成，無不首先要學習民族藝術的優良傳統，同時還須深入生活，豐富知識，從而創新，否則就很難想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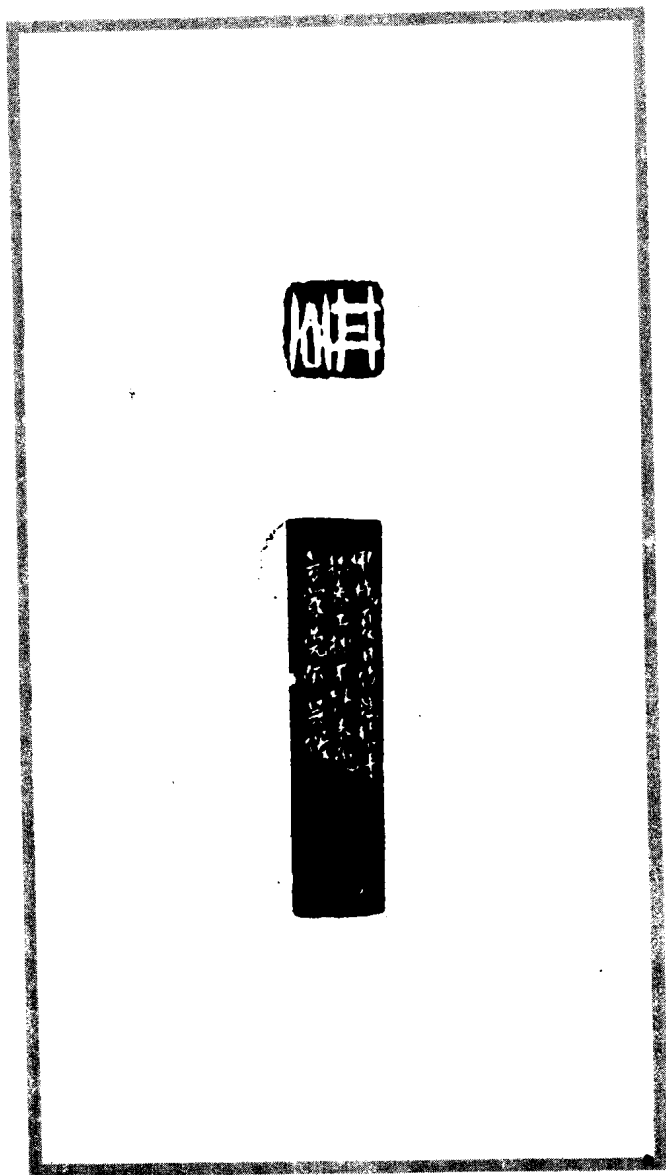
吳昌碩的印跋，大都刻的是真書，篆隸絕少，陽文的尤少。集中《沈伯雲所得金石書畫》一鈕的跋語，是字數較多的陽文。他刻跋都用刃鋒直切石面，所以落刃處較鈍，收刃處較銳，錯落欹斜，得自然之致，與他的行楷書暗合，別饒風味，后人效之者頗衆。

這本《乙集》，幸賴張魯庵氏提供了三十年前的竹製佳紙，以及精製的印泥，並由符雪之、華鏡泉兩氏費了多年之力，精心模拓，始得問世！八十高齡的葉遐庵氏為本集題簽，盛情尤為可感，并此致謝。

一九六二年壬寅暮春之初，錢君匋於新羅山館。

钱君匋藏印

吴昌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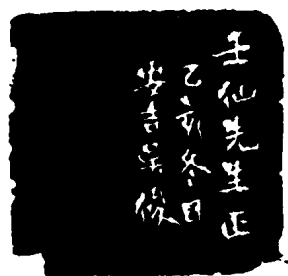


钱君匋藏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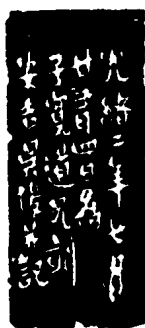
吴昌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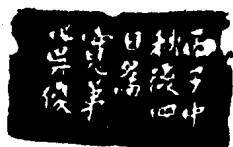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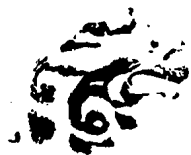
钱君匋藏印

吴昌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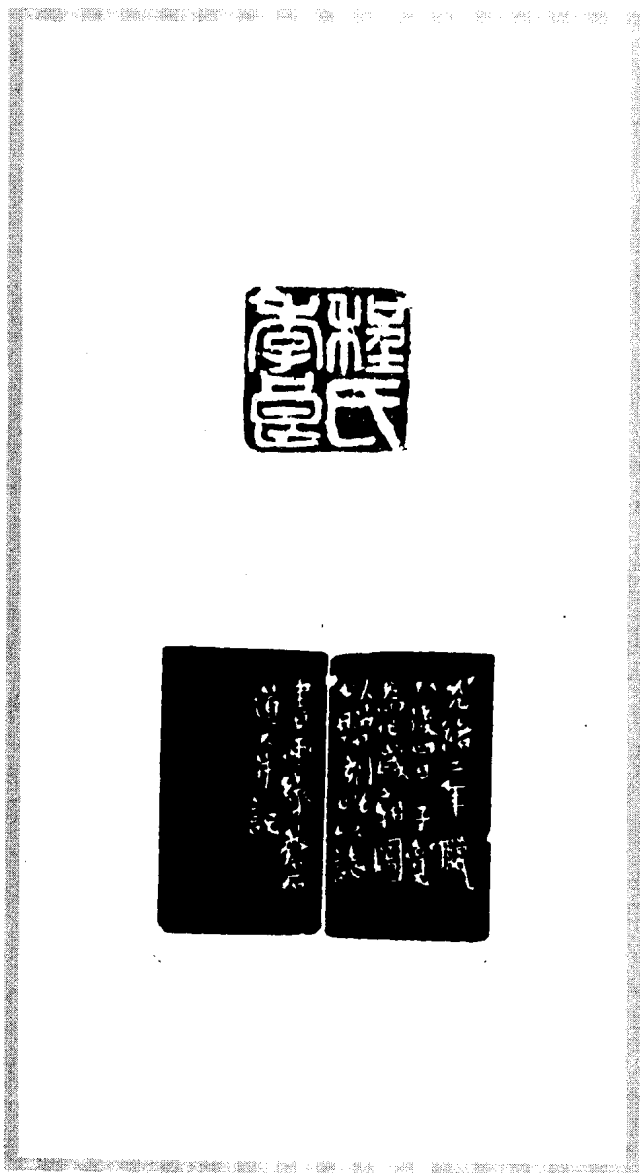
钱君匋藏印

吴昌硕



钱君匋藏印

吴昌硕



钱君匋藏印

吴昌硕

